存人編

存人編序

顏先生三存編訖人將得復性力學崇治也快矣哉而先生愀然慮謂異端鴟張方舉世而空之虛之人類行盡又何學又何治而又安所謂性東比絜翁晝幹垣削屨夜豨穴穿日築卒不就昔衛靈公入圃兩彘有遂子夏拔矛下格而還周寘氏掌攻猛獸敺以靈鼓庭氏掌射國之妖鳥若神也則以太陰之弓與枉矢射之韓子曰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豈不信哉先生乃復著喚迷塗釋迦佛贊解弁與張京兆議者類爲存人編於戲先生之心迫矣

康熙四十四年乙酉四月蠡吾門人李塨頓首拜識

喚迷途序

喚迷途傳燈顏元所著以勸僧道歸人倫之書也既成而自序之曰昔者唐虞三代聖人疊興代天子民家給之宅人分之地生幼者有助齒衰者有養殘疾無告者倍爲矜恤民生無不遂也設爲庠序學校國州黨閭莫不有學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民性莫不各正也秦人作俑將聖人養民教民之具廢棄殆盡漢家七制之主雖曰英君其於先王之政曾不能復十一於千百民無恒産失其養者多矣無恒産因無恒心喪其性者多矣卽使外國之妖邪不入天朝之化夌俗壞亦不知何底也迨東漢明帝信傳流之詭說迎妖魔於

西域其言曰得其道可以治天下嗚呼世有滅絕人倫之道可以治天下者乎其徒沙門數人隨之而入明帝與楚王英輩男婦焚香頂禮設齋齋僧創為清涼臺以供佛骨施設衣食以養沙門而天朝自是有佛矣其父光武皇帝以前天朝固止祭天地宗廟社稷五祀八蜡馬祖各家祖先未有所謂庵觀寺院佛菩薩者也沙門等倚其師說以念佛看經可得福利誘我愚民之欲以不信三寶必入地獄碓搗磨研油鐺火熬等危言嚇我愚民之膽於是信奉者衆而為沙門徒者有利無產無依之民靡然從之而我天朝自是有僧矣前此漢秦以上我天朝固止士農工商無所謂僧者尼者滅絕人倫之人也嗟乎使古聖人養法

在家宅五畝人田百畝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誰肯舍我父子兄弟從彼禽獸乎使古聖人教法在則家有禮義人知孝弟寧饑死而不作無父無君之輩雖沙門巧說亂墜天花又誰肯舍我孝慈義順友恭之樂從彼狠毒空寂乎惟饑寒切身必世亂多故內無義理以自主遂相陷而蹈於邪然不思我一失足爲僧我祖父以上千萬人之血脈自我而斬矣我身以下千萬年之生理自我而絕矣我父母兄弟夫妻遂爲路人矣豈不可傷此心寧忍正如遊子倉皇爲盜暴所逼馳入陷阱仁人之所深憐而急欲引手也至於道家者流禍在佛先成周之老子關喜西漢之文成五利雖頗有異說然尚在君臣父子夫婦倫中未絕人

道也近世昧於丹法仙術又染於佛教始亦滅絕倫紀故
亦並與之前世大儒守其師道尊嚴之禮遇問者答之遇
當闢者闢之未有專立說以勸化之旨間有明曹月川先
生著夜行燭一書惜須行未廣鮮有見者予素抱熱腸不
忍無知迷於邪途如疾痛之在身故著爲俚言數欵以與
我同胞之迷而使返倘僧道聞予言而猛然醒幡然改則
寧饑寒寧患難而不作無父無君之徒寧饑寒死寧患難
死而不爲不忠不孝之鬼奮然出陷阱而就坦途以已失
業之人一旦復事田園娛妻子其心之快何如耶以已棄
倫之人一旦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家之快何如耶以
已絕於親之人一旦生者無子而復有子死者無嗣而復

有嗣其親心之快何如耶以已絕於祖宗之人一旦使祖宗無孫而復有孫塚墓無祭而復有祭其先靈之快何如耶以不服事君上之人一旦賢明者歸儒圖仕愚朴者租傭奉國添幾千萬有用臣民朝廷之快何如耶由此而漸引漸大自天朝而傳外國皆知去無倫之教而返之人倫則昔日西域生一釋迦害其本國延及天朝者今日天朝生一顏元救正天朝亦波及外國去人間千年之蠱蠹廣天地無已之生成乾坤之大快又何如耶雖然此非元一己一手之力也所願同胞中之醒者呼同胞中之醉同胞中之植者扶同胞中之仆以天下之同胞救天下之同胞則邪可正經可興矣是爲序

壬戌中秋十九日題於習齋

存人編目

擬諭錦屬更念佛堂

存人編卷一

喚迷途

博陵布衣顏元著

蠡吾門人李明性訂

第一喚

此篇多爲不識字與任持雲遊等僧道立說此項人受戒未深只爲衣食二字還好勸他譬如誤走一條路先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喚那近者回來我們這裏喚那近的也先聽得故第一喚

先喚那平常僧道

凡人做僧道者有數項一項是本人貧寒不能度日或其父母貧寒不能度日艱於衣食便度爲僧道一項是禍患

迫身逃走在外或兵亂離家無地自容度爲僧道一項是父母生子女不成信佛道在寺廟寄名遂舍入爲徒一項是偶因災禍妄信出家爲脫離苦海或日觸寺廟傾倒起心募化說是建立功果遂削髮爲僧或戴髮稱道人大約是這幾項人或有不得已或誤當好事做不是要惑世誣民滅倫傷化便是聖人出世亦須哀憐而教化之不忍收爲左道之誅也但你們知佛是甚麼人否佛是西域番人我們是天朝好百姓爲甚麼不做朝廷正經的百姓卻做那西番的弟子他若是個好人還可他爲子不孝他父母爲臣不事他君王不忠不孝便是禽獸了我們爲甚麼與他磕頭爲甚麼做他弟子他若是個正神還可他是個西

方番鬼全無功德於我們我們這房屋是上古有個聖人叫有巢氏他教人修蓋避風雨虎狠之害我們於今得住我們這衣食是上古有個聖人叫神農氏教民耕種又有黃帝元妃叫西陵氏教人蠶桑我們於今得吃得穿我們這田地是陶唐時有個聖人叫神禹把横流的洪水都治了疏江淮河漢鑿龍門通大海使水有所歸我們於今得平土上居住我們這世界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合漢唐宋明以來歷代帝王聖賢立禮樂刑罰治得乾坤太平我們纔得安穩所以古之帝王聖賢廟食千古　今之帝王聖賢受天下供奉理之當然佛何人有何功德乃受天下人香火真可羞也真可誅也你們動

輒說賴佛穿衣指佛吃飯佛若是個活的不忠不孝尚且不當穿天下人的衣吃天下人的飯何况佛是個死死番鬼與天朝全無干涉你們焉能指他吃穿的語云無功食祿寢食不安你們又動輒念經宣卷神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麽人要那西域邪言做甚麽白白的吃了人家的活時做個不妥當的人死了還做個帶缺欠的鬼我勸你有產業的僧人早早積攢些財物出了寺娶個妻成家生子無產業的僧人早早拋了僧帽做生意工匠無能者與人傭工掙個妻子成個人家上與朝廷添個好百姓這便是忠下與祖父添個兒孫這便是孝使我上而千百世祖宗有兒孫下面千百世兒孫有祖父生作有夫婦有父子有宗族

親友的好人家死入祖宗墳墓合祖宗父兄族人埋在一塊土做個享祭祀的鬼思量到此莫道是遊食僧道與住持僧道便是那五臺山京都各寺觀大富貴僧道也不該貪戀那無意味的財產你們說那有錢的僧道像甚麼就是那內官家富貴便是黃金千兩位享三公斷了祖父的血脈絕了天地生機竟成何用思之思之

老僧人老道士見的明白你們受苦一生中甚麼用無徒弟的再不消度人了悞了自己又悞他人神明也不佑有徒弟的早早教他還人倫你若十分老便隨徒弟去度日若不十分老也無法娶妻便不娶妻也還家家下有房屋田產的固好雖無田產房屋無個手藝生理的也好就兩

者俱無雖乞食度日比做僧道也好好在何處現有宗族令他有父兄子姪情分便病了他直得照管你便死了他直得埋殯你便做鬼也得趁祖宗享春秋祭祀豈不是好若做僧道莫說遊僧遊道死在道路狠拖狗吃的便是住持的若無徒弟也苦雖有徒弟伏侍的終是異姓人比不得我兒女是我骨肉也比不得我宗族是我祖宗一派死了異姓祭祀也無饗理況世上那有常常住持的寺院究竟作無祭祀的野鬼豈不傷哉

歸人倫事最宜發圖第一件先要知前日由平民做和尚是朝廷的逃民是父母的叛子是玷辱親戚朋友的惡事古人云不忠不孝削髮而拆君親遊手遊食易服而逃租

稅只此四句斷定和尚不是好人了今日由和尚做了平民是朝廷正道百姓是父母歸宗孝子是從頭有親戚有朋友的好事古人云自新休問昔狂伊尹稱成湯改過不吝自新便成的君子改過便做的聖人我之歸也不忍我祖宗無後而歸也不忍我父母無子而歸也是謂之大仁不願天下人皆有夫妻我獨爲鰥夫而歸也不願貴賤賢愚皆爲朝廷効力獨我爲罪民而歸也不願昆蟲草木皆爲天地廣生成我獨腐朽而歸也是謂之大義大仁大義之舉而世人反以爲不美事名之曰還俗夫謂之俗必以爲作僧道是聖果事而今還於俗凡也必以爲是清雅事而今還於俗鄙也必以爲新奇事而今還於俗常也嗟乎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尼父之所大慮也吾今正其名曰歸人倫明乎前此迷往他鄉而今歸家也明乎前此誤入禽獸之淼而今歸人羣也明乎前此逸出彝倫之外而今歸子臣弟友之中也世人去家鄉數千里見一本土人輒涕泣不勝一旦還鄉則隣里皆來看望心安意樂今之歸倫何獨不然儕道有歸人倫而來見吾者吾必酒食待之爲之圖謀生理吾黨有寄尺書尸信於吾者曰某處某儕道今歸倫於某府州縣某鄉爲某姓名矣吾必不遠百里具儀往賀之人之好善誰不如我鼓動天下救濟生民同志者共勉之

你父母生你時舉家懽喜門左懸弧懽喜者以爲他日奉

養口體承宗繼嗣有所托矣一旦爲僧道生不能養死不能葬使父母千萬年無掃墳祭至之人一思赤子懷抱時你心安不安懸弧者男子生下當爲朝廷應差應甲平定禍亂大而爲將小而爲兵射徧四方生人之義也一旦爲僧道便爲世間廢人與朝廷無干不但不爲朝廷効戰鬭並不當差納糧以供其上回思懸弧之義寧不自愧、禽有雌雄獸有牝牡昆蟲蠅蜢亦有陰陽豈人爲萬物之靈而獨無情乎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眞情至性也你們果不動念乎想欲歸倫亦其本心但拘世人之見以還俗爲不好耳今無患矣我將此理與你們說明了更不可自已躭悞、

細思來你們爲僧道也只爲吃碗自在飯豈不思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所事早夜勤勞你們偏偷安白吃就如世間倉鼠木蠹一般了是甚麽好試看世上各行生理手藝命中有飯吃自然餓不着你何必做僧道你命中若不好做僧道也受饑寒况有一種赴苦做活種地灌園的僧道一般受苦爲何廢了人倫你們都思量思量不可胡迷到底也

四卻子曰理明情切可令僧道輩又哭又笑哭爲何說的情理透切自然淚出痛腸豈不哭笑爲何說的情理爽快自然滿心懽喜豈不笑

第二喚

此篇多爲叅禪悟道登高座發偈律的僧人與談清靜煉丹火希飛陞的道士立說較前項人惑漸深迷漸遠喚回頗難然此等率出聰明靜養之人聰明人易馳高遠故惑於異者多僕以爲聰明人易惑亦易悟靜養人善思又善聽況吾之俚言如數一二如辨黑白如聞鐘鼓亦易入者一悟一思而猛然醒幡然改同快人倫之樂豈不美哉

佛道說真空仙道說真靜不惟空也並空其空故心經之旨無無明亦無無無明盡不徒靜也且靜之又靜故道德經之旨牝矣又玄玄矣又屯屯吾今以實藥其空以動濟其

靜爲僧道者不我服也入之深惑之固方且望其空靜而前進之不暇又焉能聽吾所謂實與動乎今姑即佛之所謂空道之所謂靜者窮之而後與之言實與動佛殊不能空也即能空之益無取道殊不能靜也即能靜之益無取三才既立有日月則不能無照臨有山川則不能無流峙有耳目則不能無視聽佛不能使天無日月不能使地無山川不能使人無耳目安在其能空乎道不能使日月不照臨不能使山川不流峙不能使耳目不視聽安在其能靜乎佛道之空靜正如陳仲子之廉不能充其操者也即使取其願而各遂之佛者之心而果入定矣空之真而覺之大矣洞照萬象矣此正如空室懸一明鏡並不施之粉

黛粉梳鏡雖明亦奚以爲曰大覺曰智慧曰慈悲而不施之於子臣弟友方且照不及君父而以爲累照不及自身之耳曰心意而以爲賊天地開亦何用此洞照也且人人而得此空寂之洞照也人道滅矣天地其空設乎道者之心而果死灰矣嗜慾不作心腎秘交丹候九轉矣正如深山中精怪並不可以服乘致用雖長壽亦兩間一蠹耳真人曰至人曰太上而不可推之天下國家方且盜天地之氣以長存煉五行之精以自保乾坤中亦何賴有此太上也且人人而得此靜極之仙果也人道又絕矣天地其能容乎世傳五百年雷震一次此必然之理蓋人中妖也天地之盜也

請問若輩聰明人乎愚蒙人乎果愚蒙人也宜耕田鑿井以養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不應妄爲大言鼓天下之愚民而立教門若聰明人也則以天地粹氣所鍾宜學爲公卿百執事以勤民生以佐王治以輔扶天地不宜退而寂滅以負天地篤生之心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萬民長立法定律以防萬民欲人雖賢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謂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也你們輒敢登高座談禪使人跪問立聽輒敢動刑杖是與天子長吏爭權也輒敢別定律令號招士民謂之受戒各省直愚民呼朋引類赴北京五臺受禪師法戒是與天子爭民也堂堂　皇王之天下儼然半屬梵

王子之臣民倘　朝廷震怒或大臣奏參豈不可懼猛醒
猛醒
你們那個是西域亦倘大都是我天朝聰明人欲求道當求我堯舜周孔之道堯舜周孔之道是我們生下來現成的道此身是父母生的父母生此身如樹根長出身幹枝葉若去父母是樹斷了根還成甚麼樹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孝小而養口體悅心志大而顯親揚名再大而嚴父配天自庶人上至天子各隨分量都要完滿毫釐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子不可以爲人況敢拋卻父母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此身合兄弟同生都要相愛有兄長又如樹上生的前一節後一節若離了兄弟如樹

枝斷去前截定後截都壞了所以堯舜周孔之道全在於弟們坐隨行尊父母的嫡子敬之如嚴君愛父母的遺體愛之如嬰兒無貴無賤各隨分量都要完滿分毫不盡便是缺欠便不可以爲人弟即不可以爲人子况敢拋卻兄長忍心害理視爲路人還了得父母生下我我又娶妻作子孫的父母他日子孫又長成作父母故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朋友有朋友然後有君臣故堯舜之道造端乎夫婦此端字是端倪的端字如織布帛之有頭緒如生草木之有萌芽無頭緒則布帛沒處織無萌芽則草木沒處生無夫婦則人何處生一切倫理都無世界都無矣且你們做佛弟子的那一個

不是夫婦生來的若無夫婦你們都無佛向那裏討弟子佛的父親若無夫婦佛且無了那裏有這一教說到這裏你們可知佛是邪教了是異端了假佛原是正道原行得他是西域的師西域的神我們有我中國的師中國的神自己的師長不尊爲甚麽去尊人家師長自己的父母不孝爲甚麽去孝人家何况原是邪教原是異端由其道一步行不去從他做甚你們最聰明說到這裏莫道你們有才料在世間做的別事便做個農夫做個乞丐也不失爲正人爲甚麽上高座閤眼竝手跟着鬼談邪言自欺以欺世也思之思之

佛輕覷了此身說破此身累礙耳受許多聲目受許多色

口鼻受許多味心意受許多事物不得爽利空的去所以將自已耳目口鼻都看作賊克其意直是死滅了方不受這形體累礙所以言圓寂言涅槃有九定三解脫諸妄說總之是要不生這賊也總之是要全其一點幻覺之性也嗟乎有生方有性若如佛教則天下並性亦無矣又何覺無所謂昭昭何所謂晰晰如佛教並幻亦不可言矣又何佛怪哉西域異類不幸而不生天朝未聞我天朝聖人之言性也未見我天朝聖人之盡性也堯舜周孔之言性也合身言之故曰有物有則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堯舜率性而出身之所行皆性也湯武修身以復性據性之形以治性也孔門後惟孟子見及此故曰形色天性惟聖人然後

可以踐形形性之形也性形之性也舍形則無性矣舍性亦無形矣失性者據形求之盡性者於形盡之賊其形則賊其性矣即以耳目論吾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使吾目明徹四方天下之形無蔽焉使吾耳聰達四境天下之聲無壅焉此其所以光被四表也吾孔子視思明聽思聰非禮無視非禮無聽明者目之性也聰者耳之性也視非禮則蔽其明而亂吾性矣聽非禮則壅吾聰而亂吾性矣絕天下非禮之色以養吾目賊在色不在目也賊更在非禮之色不在色也去非禮之色則目徹四方之色適以大吾目性之用絕天下非禮之聲以養吾耳賊在聲不在耳也賊更在非禮之聲不在聲也去非禮之聲則耳達四境之聲

正以宣吾耳性之用推之口鼻手足心意咸若是推之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咸若是故禮樂繽紛極耳目之娛而非欲也位育平成合三才成一性而非侈也彼佛大之空天地君親而不恤小之視耳目手足爲賊害惟閉眼內顧存養一點性靈猶瞽日人坐暗室耳目不接天下之聲色身心不接天下之人事而方寸率思無所不妙可謂妄矣安在其洞照萬象也哉且把自身爲賊絕六親而不愛可謂殘忍矣及其大言慈悲則又苦行雪山割肉餧鷹舍身餧虎何其顛倒錯亂也哉

洞照萬象昔人形容其妙曰鏡花水月宋明儒者所謂悟道亦大率類此吾非謂佛學中無此意也亦非謂學佛者

不能致此此也正謂其洞照者無用之水鏡其萬象皆無用之花月也不至於此徒苦半生爲腐朽之枯禪不幸而至此自欺更深何也人心如水但一澄定不濁以泥沙不激以風石不必名川巨海之水能照百態雖渠溝盆盂之水皆能照也今使竦起靜坐不擾以事爲不雜以旁念斂者數十月鈍者三五年皆能洞照萬象如鏡花水月做此功至此快然自喜以爲得之矣或預燭未來或邪妄相感人物小有微應愈隱怪驚人轉相推服以爲有道矣予戊申前亦嘗從宋儒用靜坐功頗嘗此味故身歷而知其爲妄不足據也天地間豈有不流動之水天地間豈有不著地不見沙泥不見風石之水一動一著仍是一物不照矣故

管道楊傻子存學編所引出山便與常人同也今玩鏡裏花水裏月信足以娛人心目若去鏡水則花月無有矣即對鏡水一生徒自欺一生而已矣若指水月以照臨取鏡花以折佩此必不可得之數也故空靜之理愈談愈惑空靜之功愈妙愈妄吾願求道者盡性而已矣盡性者實徵之吾身而已矣徵身者動與萬物共見而已矣吾身之百體吾性之作用也一體不靈則一用不具天下之萬物吾性之措施也一物不稱其情則措施有累身世打成一片一滚做功近自几席遠達民物下自隣比上暨廟廊粗自灑掃精通變理至於盡倫定制陰陽和位育徵吾性之真全矣以視佛氏空中之洞照仙家五氣之朝元脩草之螢

耳何足道哉

四郃子曰談仁義孝弟心性如數家珍明白愷切不獨可與僧道即吾儒皆當各置一通於座右

第三喚

此篇是喚醒西域真番僧者我天朝人誤走迷途固皆呼之使轉矣西域番僧獨非同生兩間者乎他既各具人形便各有人性乎皆自謂生遇釋迦亦使之番頭下淚固以其人形必之也況今番僧亦不幸而生乎西域爲其習俗所染邪教所誤耳何可不救之使歸人倫耶

你若識天朝字自讀而自思之若不識字能解天朝語可求人講與你們聽

你雖不幸而不生天朝你獨無父母耶你父母生下你你便不做人父母生人可乎是釋迦誣了你你求人講上兩喚聽便惺的釋迦是邪說了你看天地是個大夫婦天若

無地也不能化生萬物天不能無無地夫豈可無婦你看見
婦人果漠然不動念乎這一動念卻是天理不容滅絕處
只我天朝聖人就這天理上修了禮義定就婚姻禮法使
天理有節制以別於禽獸然禽獸雖無一定配偶而游牝
以時也是禽獸的天理若人無配偶是禽獸的天理也無
了豈非天地父母惡物乎你們也當從我天朝行婚禮配
夫婦有一定配偶這便是人道了力不能回家的便在天
朝娶妻學天朝人手藝做個過活成個人家生下子女萬
萬世是你們後代了力能回家的將這與迷途帶去講解
與你國人聽教他人人知釋迦是邪教也學我天朝聖人
的道理孝弟忠信你們就是正道的祖師了你們就是你

國的聖賢了、與你國添多少人類、添多少親戚。添多少禮義。便是大有功德。天神必加福祉、你們子孫爲官爲宦。爲帝爲王。都是有的。你們看我天朝爲帝爲王的、爲國公侯伯的。官宦的、多是羲農黃帝堯舜周公孔子子孫、我教你歸人倫。是慈悲乎。釋迦教你斷子絕孫、做個枯寂的鬼、是慈悲乎。你思量思量。

你們凡在天朝來的、都不是庸俗人、或奉你本國王命進來、妄說做國師的、或差來納貢的、或差來觀天朝虛實的、或彼處豪傑自拔要到天朝顯才能的、或彼國不得志求逞於天朝的、大都是聰明人、且說你國也有夫妻否、也有兒女否。也有鄰里鄉人否、也有君臣上下否、夫妻也相配

合否。生兒女也愛他否、兒女愛父母否、兒女同生也彼此擡敬否、鄰里鄉人也相交好否、君臣上下也有名分否、吾知其必夫婦相配也、必父子相愛也、必兄弟同生者相敬也。必鄰里相好也、必上下有分也、這便是凡爲人類者自然的天性。必有的道理。我天朝聖人只因人自然之性、教人必有之道。因人有夫妻相配、便教他以禮相合。夫婦必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禮備而後成、成後還要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夫義婦順。這叫做夫婦有別。那佛斷絕夫婦的好。還是夫婦有別的好。因父子相愛便教他父慈子孝、父慈不但幼時懷抱養育。大時還教他仁義、管他幹正事、子孝不惟衣食奉養。還要和敬並盡、朔望節令還行參拜

禮文。設後還有許多喪祭道理、這叫做父子有親、那佛斷絕父子的好。還是父子有親的好、因人兄弟相敬便教他兄友弟恭。無論男兄弟女兄弟都是兄愛其弟、弟尊其兄、一生一行、都有禮法。不得欺侮、不得僭越、這叫做長幼有序。那佛兄弟無情的好。還是長幼有序的好、因人鄰里相好。便教他同類相交、謂之朋、同志相愛、謂之友、以實心相與。以實言相告。這叫做朋友有信、那佛爽絕人類入深山的好。還是朋友有信的好。因人上下有分、便教他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叫做君臣有義。那佛斷絕君臣的好。還是君臣有義的好。我天朝道理、只有這五件。制許多刑政法度之文。禮樂兵農之具。水火工虞之事。都是要節宜

這個維持這個當東漢時有幾個沙門傳佛道入天朝釀成無窮大禍鳩摩羅什等又番譯西域經文傳有許多邪說以惑天朝之民這都是天地的罪人你們更不可效尤若能醒解我的言語把我天朝聖人的道理傳在西方將與逃途番譯成西方的言語使人都歸人倫都盡人倫莫說父盡父道子盡子道君盡君道臣盡臣道你西方諸國享福無窮只人也多生幾千萬豈不是真善果勉哉

四卻子曰為他叫醒為他安排為他開發無一處不明無一處不妥說五論處真錦心繡口

存人編卷二

喚迷途

博陵顏　元著

蠡吾四卻子李明性訂

第四喚

前三篇喚迷途之人已畢此篇又專爲名儒而心佛者立說雖在五倫之中而見涉禪寂如宋蘇東坡明王弇洲之徒小有聰明見聞濫博啟口成辯舉筆成文不惟詞壇之雄而無識之人且尊爲儒者其實邪正不明得罪名教。一生學力萬卷文章只此一誤舉無足觀惜哉歐陽文忠。與蘇文忠人品學問俱難軒輊只佐佛一節蘇

斯下矣。佛之為邪易明易見長公之才把筆何等氣力立朝何等風節到大悲閣記四菩薩記等文便卑鄙不堪迷惑如田間村婦語何其於堯舜周孔之道頓忘四書五經之理遠萬里也必是自幼生長川蜀之地習見僧人多讀佛書入鮑魚肆不覺其臭矣文人看書可不慎哉

老泉傳家原是文人伎倆雖好讀孟子只要討出文法不是明道故其夫妻皆佞佛並其聰明了亦誤之矣豈不可惜

歐陽文忠公大有過人論頭如說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其識高於程朱一派蓋聖人教人只是六德六行六藝端木子明言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性道不可得聞程朱一派

好談性道，躐起聖門時習事功不做，葢亦隱爲禪惑，不覺其非，卻說永叔爲談異矣，如作本論，勝於柳蘊諸人，但他亦是從文字起見，只作一篇好文字耳，亦不是全副力量衞聖道，闢異端的人，公若向此處做工夫，與子瞻相交最深，自可一言而救正之，何至聽其惑遂而不返也，且與鄭公同在政府，若常講明邪正之理，鄭公亦必相感而化，以二公之賢而不能化，亦未聞辯論救正之語，固知其非用功於闢異者矣，且與韓富二公三賢秉政，大權在手，正當舉其所謂禮樂者實行之矣，乃亦全不掛口，盖見其爲文字之見，非孟子本領矣。

本論亦非確當之理，醫書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今

佛氏之害。瀰天漫地。如人遍體瘡瘍。若是而言。從容調理血氣乎。抑急須針膏擦洗之方也。佛之害。中人便昏亂狂顛。發作便窒氣絕生。正如風痰急症。風不散則立刻癱瘓。火不解則立刻譫語。痰不吐不下則立刻喪命。如是而言。從容補陰陽乎。抑急須湯丸灸薰。散風降火。吐下頑痰之法也。佛之害在一日則此一日中。普天下添多少人爲僧。便斷多少人血脈。如病瘟疫天疱。遲治一日。便多傳染幾人。如是而言。采參於朝鮮以補中。斬兇於羌國以解毒乎。抑現用防風荊芥以汗之。芩連惡食金銀花之屬以解之之爲當也。公之言曰。幸有一不惑者。方艴然怒曰。將揮戈而逐之。有說而排之。千歲之患。偏於天下。非一人一日所

可爲民之沉酣入於骨髓非口舌之可勝莫若務本以勝之嗟乎公第甚言當務本耳不知卻昧醫家急則治標及標本兼治之法矣是聖人不生禮樂不興便任佛氏之滅倫傷化戕賊民生而不救乎不幾如朝鮮之參羌國之兒不至遂聽瘟疫夭疱之死喪傳染而不治乎何以爲醫也乾坤中揮戈逐佛著說排佛者若傅尚書韓吏部胡致堂其表著者公亦其一人矣若非有公輩數人不忠不孝數語佛骨表原道本論數文在乾坤更不知何底矣非一人所可爲雖千萬人亦一人之倡也非一日所可爲雖千百年亦一日之積也救得一人是一人轉得一日是一日正得一分是一分又曰民之沉酣骨髓非口舌所可勝亦未

之思也積蚊成雷累畫成冊吾儒在上者則興禮樂以化
民在下者則崇仁義以明道彼佛何所有哉徒以口舌簧
鼓轉相惑誘遂亂天下至此吾獨不得以口舌救之乎天
相吾道吾人而在上也一面興禮樂謹學校以修其本一
面立法禁施誥命以治其標天不相吾道吾人而在下也
一面崇仁義勵躬行以修其本一面詳辯論著書說以治
其標夫禮樂明則人才出而操戈排佛者益衆此本而標
之之法也辯論著則君相悟而禮樂興此標而本之之法
也庶幾其善醫矣
愚蒙人爲禿番所欺固可憐聰明人未聞堯舜周孔之道
見異而遷亦無怪所可惡者柳富蘇王以絕世之才讀孔

子之書有目而不分黑白有耳而不辯鐘磬時而堂堂正正談理如海潮河決時而窒心眯目逃竄如村婦牧兒最足以侈愚傖之口逃俗人之向此君子所深爲痛恨者也紙上雄文立朝氣節皆孔子所謂其餘不足觀者功不抵其罪也明之弇州輩特一文士耳未必有大君子與之交也柳則友韓矣富藹則友歐陽矣柳富藹之不虛心受益韓歐之不極盡規勸均可憾也今世而有韓歐乎遇友人之柳富藹者宜極盡其救正正之不可而再再之不可而三而四此非小故也今世而有柳富藹乎遇友人之如韓歐者則宜虛心受益改轍自新勿取誅於君子可也試看賈島一詩傖耳從昌黎而歸人倫尚來千古美談况吾儕

中豪傑而可自誤乎哉

三代後唐之昌黎宋之程朱明之陽明皆稱吾儒大君子然皆有與賊通氣處有被賊瞞過處有夷䠍結社處有逗遛玩寇處今畧摘一二與天下共商之非過刻也恐佛氏借口與儒之佞佛者倚以自解也昌黎誅佛不遺餘力死生以之真儒陣戰將也惜其貶潮州時聞老僧太顛召至州郭與之盤桓及其將行也又留衣服爲别夫使太顛可教則一二見可化之歸儒不可教則爲不就擒之猾寇又何以相盤桓留衣相贈乎不幾夷䠍結社乎及孟尚書聞其事貽書致問又稱太顛頗聰明識道理尋閱答書至此大爲驚異世豈有爲僧之人而識道理者乎豈有識道理

之人而爲僧者乎則昌黎所見之道理必尙有微異於孔孟者矣則昌黎之交太顚必尙有微爲瞞過者矣不幾逌遡玩淺乎周子太極圖說已多了無極二字極乃房上脊標是最上之稱又加以太字是就無可名處强揞之矣又何所謂無極乎至其言性又不合加一惡字故程朱由此皆說言氣質有惡又言氣質爲吾性害是卽爲六賊之意淩過儒道分界矣朱子盡力與象山辯無極二字是卽爲佛之空老之無隱蔽矣至程子作詩說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又云隔斷紅塵三十里白雲紅葉兩悠悠朱子動輒說氣質雜惡動輒說法門陽明近禪處尤多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所謂與賊通氣者此也

儒之依佛者大約是小智慧人看道未貫上下或初爲儒者而功力不加畏聖道之費力半途欲廢又恥於不如人遂妄談空虛以誇精微者或貪名利工文字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爲何物亦如愚民見異端而驚喜者至惑地獄禍福之說而從之者民斯爲下矣何謂小智慧見道未貫上下者彼多謂佛之上截與吾儒同或竟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此其人學識未大未能洞見性命之本及吾道體用之全見宋明儒者之所謂性無能出乎佛氏之上一闢禪僧之談心性遂傾心服之謂上截儒釋原不異也嗟乎不幾如吾存性編中所云根麻而苗麥乎天地間豈有此理有上截本仁而下截不愛父母者乎有上截本義而

下截不敬君上者乎抑其上截之原非仁義也吾儒以仁義禮智信爲性而佛以空虛不著一物爲性以仁義爲性故忠孝者仁義之發也仁義者忠孝之源也後截之忠孝與上截之仁義如樹之根與枝一體也佛之上截總一空故爲不忠不孝之教斷絕倫物下截亦總一空也又焉得上截同而下截始異哉此輩猶能見宋明儒者之性者也至謂佛得其精吾儒得其粗者又並宋明儒之性未之聞乎日徒以章句目儒業即粗聞仁民愛物作用亦藐視爲後起事不知堯舜之精一執中三事六府之體也三事六府精一執中之用也周孔之一以貫之三物四教之體也三物四教一貫之用也如樹之根本枝幹通爲一體未可

以精粗分也故無根本則無枝葉矣無枝葉則非根本矣
梧櫝之根藏土千年與榛腐同譏彼佛氏固未可以精言
也又何者是其精乎以腐穢爲精愚之愚者矣何爲以初
爲儒功半途而廢妄談虛空以誇精微者人性皆善雖甚
惡人必有善念一動之時雖甚濁世必有特起作聖之士
但吾儒之道六歲教名數七歲教別八歲教讓九歲教數
日十歲學書計幼儀十三歲學樂舞十五歲入大學凡六
德六行六藝一切明親止至善者俱步步踏實地去做二
十歲尙不許教人到三四十發揮其幼學者進見之君民
退式乎其俗今世全錯了路徑少小無根本粗者求之章
句精者求之靜敬到數年或數十年後全不見古人克實

大化之我既全體大用之我矣再進無工程之可據回顧無基本之可惜又恥於奔竇山半生作空手回之漢遂放達者爲莊周李贄之流謹飭者作龜山定夫之輩非以欺世也畧以自塗抹其作聖初心而不染於禪者鮮矣不知世降學雜孔徑久荒即虛花無果前路弗憑正宜亟求之實地雖六德之一德六行之一行六藝之一藝不自失爲儒也即精力已竭尺寸莫贖惟當竊自悔恨如漢武輪臺之詔亦自千古共諒何必益爲虛大而叛背於聖道之外哉君子思之何以謂名爲儒而實不解聖道亦如愚民之見異而喜者自幼惟從事做破題捭八股父兄師友之期許者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自心之悅父兄師友以矢

志成人者亦惟入學中舉會試做官而已萬卷詩書只作名利引子誰曾知道爲何物故以官長進士舉人而聽講於村俗僧人驚爲道妙而師事者有之以秀才而信旁門邪說入焚香會者有之豈儒者而喪心至此乎抑原未嘗於儒道稍一解行一步也況以秀才而貪利肆行爲官長而染指負上中氣必餒中心必懼明懼朝廷之法幽懼鬼神之禍一聞佛者顚頇之說烏得不悅一聞空名利之談烏得不服一聞讖悔消灾之技又烏得不甘心也況僧道惑世誣民之巧網亦窮矣地獄報應之說僅足惑天朝之愚民痘疹送生仙妃之說僅足惑天朝之婦女士大夫不之信也又創爲文昌帝君之神謂司人間科甲貴賤又恐

其教之淡薄苦寂。士夫未必肯受也。又創為準提菩薩會每月只幾日不食酒肉。又許那借以遂其口腹之欲。予之以不得不悅。不得不服。不得不甘心之勢。而又開之以不甚苦而易從之門。烏得不莫之禦而從於邪也。雖然天理自在人心。猛一覺照。愚蒙之夫無不可去邪而歸正。況我輩士夫。聰明傑秀高出尋常萬萬者乎。急出幽谷返登喬木。是所望於今之君子。

地獄輪回之說。我天朝聖人全未道及。仲子路才一問事鬼神問死。便截斷不與言。蓋人之與天地並大者。盡人道也。盡人道者方且參天地贊化育。盡幽明上下而自我治之。又焉得舍生人之理而不盡。暇問鬼道乎。故地獄無之

乎君子不道也有之乎則君子行合神明自當上升爲聖爲賢爲神彼滅倫敗類不作生理之佛之僧生時已背叛人紀脫離人羣不可以爲人矣死後其可對冥府之神乎不知神之所欽重福利者其在忠君孝親者乎其在無父無君者乎且不忠之臣但愧忠臣耳不孝之子但愧孝子耳而猶爲君之臣父之子也設冥府果因生前之行而擬之罪恐視夫舍君而不之臣舍父而不之子尚有輕重差等也况不爲亂臣賊子者乎故明舍人道而好談幽冥盡人皆不可而佛僧更非所當言奈何反以我輩全人倫之人而聽彼言之矣可謂愚矣

禍福懺悔之理若聽信僧言更爲可笑古人云積善之家

降之百祥積不善之家降之百殃又云鬼神福善而禍淫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此禍福正理也成湯改過不吝顏子不貳過此悔過改過正理也若能日畏天理日畏王法不作虧心事尙矣卽貪財好色做出無狀猛然一醒痛改昨非成其今是孝親敬長忠君愛民恤孤濟寡救難扶危眞心實力足以格天地感鬼神況於人乎去卻半生惡成此半生善或掃去五分惡成其五分善昔伯夷不念舊惡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吾以爲神明亦當如是只眞心自新便爲君子自是朝野欽之鬼神敬之又何借佛力僧經作三昧法水哉今有人罪惡種種官府將依律定罪或有言此人素孝此人素弟或有言此人素有大功於

國君有大功於生民則周禮八議之法可行若空言再不敢了官其減罪乎若言出于大聖大賢或忠臣孝子或朝廷貴人官府或因而少減其辜亦未可知也今誦西番邪妄之經依佛氏不忠不孝之鬼而求以免禍辟如作竊盜而求強賊爲之請討罵兄嫂而借弑父母者爲之先容罪不更加之耶願熟思之

四卻子曰闢後儒依佛根蒂道理極真識見極透看至痛切處快心快心

第五欵

僞名而心邪者大足爲世道人心之害旣呼回之矣世閒愚民信奉邪教各立教門焚香聚衆者固皆俗鄙無足道然旣稱門頭亂言法道舉男女廢業而胡行誘惑愚民甚至山野里比皆遍則其爲害亦不小矣愚民何知不過不曉念佛看經之爲非不知左道惑衆之犯律妄謂修善而爲之耳若不急急喚醒恐他日奸人因以起事則黃巾白蓮之禍恐卽在今日之皇門九門等會上貽國家之憂下阬小民之命新河之事不已可爲殷鑒之鑑哉此篇各因其愚而開明之庶幾逐上個個喚同共由蕩平之正路是予之願也

吾觀當今天下僧道是大迷途其迷途中之岐途岔路或有信佛或有信仙或仙佛兼奉而各立教門交相誘引焚香火家各省下甚多名目吾未之遍遊不全知也惟就吾之近地眼見者一一正其誤而喚之回則他省府州縣名目雖不同而凡不遵子臣弟友之道者便是邪說不安爲朝廷百姓而名爲道人者便是左道皆可類推而急醒改之大率你們做頭行的都說是正道要化人你們做小道人的都不肯說是邪只當是修善這善字不明修字不講是今天下大關係也在位大人惟大學首章三綱領是真善實去明德實去親民而止至善自格物以至明德於天下當先者便先加工夫當後者便後加工夫這便是真修

善。外此者都不是善都不是修善無位的百姓只今　聖
諭朝廷官府立鄉耆鄉約講解教人的木鐸老人朔望搖
鈴曉諭的便是真善實去孝順父母實去尊敬長上實去
教訓子孫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為便是　個修善
若去尸中念不忠不孝的佛聚會講無影無形的經這不
獨犯王法大是得罪神明你們聽那邪說入了迷的深了
如今說是犯王法你們不解譬如你們姓張你們的兒子
卻說他不是你兒子我姓李你們容他不容他朝廷以道
化天下我們就是他道中人你們而今另立門頭說我別
是一教這便是反了教了便和你兒子不從你姓從人姓
一般朝廷怎麼容到今日發文明白發禁你們不會見麼

京中剮了甚麼無生老母殺了許多假邪道人你們不曾聽的麼你們那頭行哄你們說上頭不是拏持齋念佛的是恐怕聚衆謀反不曉的聚衆謀反是别有律條不與持齋相干持齋念佛叫做左道惑衆是大犯法的便是一個人持齋立教也該問罪又說他若是拏我我便吃酒肉不知上面不是爲你不吃酒肉是爲你另立教門你如今可醒那犯王法的去處了麼其得罪神明在何處我說與你深微道理你們也不解且就明白的與你說你們家下供佛的供仙的三世再無不得奇禍的再無不得斷宗絕嗣的再無不得惡疾的這是怎說他是忍心舍世的狠鬼他是無子無孫的絕鬼你們把那狠鬼絕鬼招到宅上爲得

不作禍焉得有子孫且如今人請幾個和尙道士來在宅內是好不好且佛亦非以不好事故意加你譬如一人吃著山藥甜過心愛的人亦必教他吃山藥又如溺者喜人溺縊者喜人縊佛以覆宗絕嗣爲好你們敬他以氣相召也叫你覆宗絕嗣是必然的了我們宅上自有當祭的五祀正神門戶中霤井竈古人祭五祀或令庶人只祭二祀一祀至於士庶人各祭其祖先又是古今通法今你們不祭五祀不祭祖父專祀邪神倘如你們兒子有酒食只將去與張三李四吃反不孝父兄你心下惱他不惱他責懲他不責懲他神明自是不容加禍來祖先自是不救此所以得罪神明先靈也你們如今可醒的了麼你們當初

原是要修好。只差走了路拏着不好當好修朝廷官府也還憐憫你們、也還寬待你們、從容曉諭教你改圖更有一等可惡的。聽見傳下禁止官府告示反說是刮風裏落病棄也把怕王法歸正道的好人反說是病棄不耐風你們執迷不醒、不遵王法的倒是好棄把王法比做狂風倘朝廷官府聽的此話。真個拏起來殺起來怎麽了得、有識者替你寒、心。急醒急醒、

上一段是大槩勸諭天下走邪門的。我直隸隆慶萬曆前風俗醇美。信邪者少自萬曆末年添出個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師府縣以至窮鄉山僻都有其法尊螺蚌爲祖每日望太陽恭拜似仙家吐納采煉之術卻又說受胎爲日連

僧門中念佛是殆仙佛參雜之教也其中殊無好奇尙怪
聰明隱僻大可亂世的人不過幾個莊家漢信一二倒淌
亂講之人當就好事做不知犯王法亂人道得罪神明亦
不可不與醒他如你們不吃酒肉古聖人經上說爲此春
酒以介眉壽又云七十非肉不飽是聖人制下養老的物
若是不好聖人便不教人吃了若有一等性甘淡薄的人
不愛吃的也不妨但不當胡說胡道甚麼是胡說胡道即
如你們與日光叫爺爺月亮叫奶奶那是天上尊神我們
是百姓最小最卑那可加以名號你看北京纔有日壇月
壇天子纔祭的他便是都堂道府也不敢祭況我們愚民
每日三次參拜他做甚麼我嘗教一皇門道人說你去一

日三次祭拜你縣官看何如他說怕竹板打祭拜縣官便怕板打若去輕瀆朝廷頭也砍了你終日輕瀆那天神還是降災不降災所以你們多大災多滅門這個是犯王法得罪神明的一端又如你們把日改做晌把月改做節之類也只說是尊日月不敢冲犯之意不知我聖人書上說非天子不議禮不考文那官府行文都叫日月沒有改就晌節的禮沒有改就晌節的文你們私議私改是又一天子了看是小事卻犯大法又如你們把天上參宿叫就寒母又叫三星不知天官書上是七星上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肩下面還有兩大星叫參足你為甚麼把天神去了他手足你們把天上房心二宿合成一座叫就熯母不知竪

四星是房橫彎三星是心。你們混雜二宿爲一律上說妄

談天象者斬。這信口胡說卻犯了大法你們那裏知道又

如你們男女混雜。叫人家婦人是一道只管穿房入室坐

在炕頭上。不知我聖人的禮。男無故不入中門。女無故不

出中門。叔嫂尚且不通問。父兒於女子既嫁而歸、尚且以

客禮待之。至親骨肉亦必避嫌、那有婦女往異姓無干的

人家去上會的禮。那有異姓無干的男子入人內室的禮、

這大是壞人道亂風俗。你們怎麼不顧體面、我不忍細說、

你們思量思量。古人云天地之性人爲貴、我們在萬物中

做個人。是至尊貴的。怎麼反以蟲類爲祖師。便成個仙佛

也是人妖。也可羞。況你們見成了多少仙多少佛、盡是無

影妄談。你們從今莫信他了、回頭做朝廷好百姓。省做會的財物、孝父母敬兄長養子弟省上會的工夫作活計過日子。只守王法存天理、便是眞正的善、便受眞正的福免得官府今日拏、明日禁、免得鄉人這個把持那個訐告。直隸去處是門道外、九門最多共犯王法得罪神明是一理。何用多言、但你們愚民若不就名色一一說破那不是處你們不醒、必有說那門是邪這門不是邪的、便不肯改邪歸正九門道是歛錢給神掛袍上供的、你們思量府縣官長也叫人歛錢做衣穿否。做飯吃否、苟非異様贓官斷無此理、況於神乎、神要衣食做甚麼、辟如百姓有人歛錢與官做衣食必是奸民、官府知道必是打死神亦如此、定

加你罪。你看你那那師傅們都被惡夾㓕絕後了。你還不怕麽。又如你們申文上表上帝。你看知府巡道那樣大官還上不得本。必自巡撫轉本。當初蠡縣道徐某拏了殺官破城的大寇。以為有大功。差人上本。差官當時拏赴刑部。將徐問罪。你們闘知否。道官尚且上本有罪。况你百姓上表於上帝。豈不大得罪麽。又如你們擺幾碗豆腐凉粉。請甚麽玉皇上帝東嶽大齊城隍土地。我們聽的大為寒心。你們擺下那等東西。敢請縣官否。縣官且請不得。請許多尊神來。做甚麽。褻瀆神明。罪必不赦。思量思量。又如你們供養仙佛在宅上。朝夕瞓望。焚香叩頭求福。你們思量人家請幾個和尚道士常住宅內。何如。定是不好。佛菩薩仙師

都是斷子絕孫不忠不孝之鬼凡招這邪氣在宅自是不祥。看巫蠱鎮魘之術但埋藏髮骨葷物件在宅上便能釀禍。看那邪祟中惡之疾但占些背魅之氣在人身便能爲災。況常常供此惡鬼豈不發凶所以你們供邪神三世者斷無不絕。你們想想是如此否

他若十門專以跪香打七爲修善你看世間有錢的叫人跪他幾炷香領將錢與他有這理否使有之是好人否那有神明叫人跪他便給福的可謂愚矣世間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得了道的又豈有幾日不吃飯便可得福之理這都是邪人弄個奇怪驚哄你們總不如信奉家宅正神孝敬自己的祖父方是正道又若無爲大乘龍華等名目不

一、即如古之黃巾白蓮隨時改變名色以欺愚俗小之哄騙錢財欺誘婦女大之貽患於國家釀禍於生民前朝白蓮之害近日新河之事你們不曾聞乎何不知懼也你們陷於邪說者深初聞吾言未必不怒請細細思量方知我愛你們苦心也看來也與你們無干你們本心是修善我們儒者不自明其道無人講與你們聽不知如何是善御差走邪路上去我們殊深可愧也

聞河南一省白蓮教中人因自明朝山東謀反朝廷大禁又改名清茶會又叫歸一教愚民從之者甚衆其法晝燃燈佛供室中幽暗處設清茶爲供獻閉口卷舌念佛無聲拈箸說法指耳目口鼻皆是心性你們不知道朝廷法任

你改換多少名色就如黃門九門一般都是犯禁的只做好百姓孝弟忠信是善人你們供燃燈佛比人家念的阿彌陀佛釋迦佛改了個名色也不過是西域番人當不得我天朝聖人當不得我天朝　皇上我們現爲天朝人放著我天朝聖人的道不遵我天朝　皇上的法不遵卻奉西番燃燈佛這就不是了我們愚民只可做莊稼做買賣孝父母敬尊長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講甚麼心性我們書上說率性之謂道這道子臣弟友便是率性來的你孝父母便是爲子的心性你敬尊長便是爲弟的心性你們鋤田的人胡講甚麼心性胡說甚麼歸一大凡邪教人都好說三教歸一或說萬法歸一莫道別的歸不得一只

我儒道祭自已的祖父自家宅神你們好祭西番死和尚這歸一不歸一要說一是性你們把率性的子臣理都不知卻尊他不忠不孝的佛還歸甚麼一要說一是空越發不是了只看我與你禪悟道僧道的便醒的了不必重叙只你們要各人散去務農做生意莫聚會胡說便是好人若有高年識字人愛隨個會就遵朝廷法令講聖諭大家相勸年少做子弟的如何孝如何弟年老做父兄的如何教子孫成個孝慈風俗和睦鄉里各安生理勿作非爲朝廷官府知道也懽喜第一件要知焚香聚衆妨你莊農買賣正是不安生理正是作非爲了

歷代帝王優禮儒生做秀才時便作養禮貌一切差徭雜

役不以相煩。下自未入流上至三公皆用儒生做。而儒生不能身蹈道義以式風俗可愧一也不爲朝廷明道法化愚民可愧二也不盡力闢𨐌佛仙二藏以救生民於荆棘可愧三也今日儒運恐遭焚阬淸流之禍不遠矣僕用是憂懼輒爲俚說願凡爲孔子徒者廣爲鈔傳於以救生民報國恩回天意庶僕懼心少下也䄍䄍

四卻子曰提明他法門從好說到不好處又從不好說到好處無非欲喚之醒也費盡脃臾心其如愚人何

明太祖高皇帝釋迦佛贊解

博陵布衣顏元稿

佛之害至今日尚忍言哉胥天下之周行而埂塞之胥天下之人物而斬絕之家家土偶而不思野鬼入宅足以招致不祥戶戶誦經而不知覆宗絕嗣之邪教陰毒浸淫足以害人禍世甚哉民乎愚之可憐也人徒見高皇帝龍潛梟覺僧道人品遂謂佛至明朝實崇信之不知高皇識見力量爲三代後第一君真龍川所謂開眼運用光如黑漆者其一時之誤特倏爾雲翳耳今觀是贊放邪衛正乃益服其識之高言之切於世道人心大

有功也。而或者謂佛家有譴贊體太祖以之。寺以爲不然。譴伯夷者必譴以陳仲子。斷不譴以盜跖。譴柳下者必譴以胡廣。斷不譴以黃巢。况此贊之尾刀斧森嚴。直使佛逃奸無所。世有鐵案殺人以爲譴者乎。即使姑從人言謂太祖而果譴。此譴也亦率性之譴矣。不佞褊世之愚。妄爲詮釋用公天下。至於辟則效訓諭俗說。庶使荒村父老子婦皆可聽覩。而不敢從事於筆墨之文也。

這箇老賊貪心不輟

自有這箇天地。便有這箇人。自有這箇人。便有這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的人倫。佛氏獨滅絕之。自有這箇天地人。便有這箇生生不窮的道理。佛氏獨斬斷之。

真是箇殺人的賊了。高皇命名以此。王言何確也。至老之一字，更中其情。賊不老，猶或有悔心，猶或不巧於盜，猶或易撲捉。惟是他老，熟於盜，生不回心，死不悔禍。善爲淫詞詭術，以欺天下後世。任是聰明伶俐的人，都被他瞞過。吾儒之道，有天地還他箇平成，有父子還他箇慈孝，有民物還他箇仁愛，因物付物，不作自私自利心。釋氏全空了不管，只要自已成箇幻覺的性便了。真是貪利行私的。又全無悔意，竭力在那幻妄理上去做，盡力在那幻妄途上去走。則此貪心何時是輟。彼自家卻假說些甚麼清淨慈悲，非聖祖箕大眼，誰能指出他這箇貪字。

將大地衆生偷出三界火宅

釋氏甘空寂自謂淸凉世界故指兩間爲火宅不知乾坤中二氣五行全賴此火天地非太陽眞火則黑暗人非命門眞火則滅絕忠臣孝子一副熱腸愚夫愚婦一段熱情釀成世界這大地衆生離了火宅便過不得日子且釋氏亦自火宅中生出卽結成舍利子亦是火宅中豆大火光彼自巳且偷出不去又烏得偷出衆生哉曰偷出者聖祖原老賊一種偷出貪心而定罪耳火便是世間生生不窮的種子火宅便是世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行走的去處佛氏盡欲偷出正名定罪眞是老賊了

掩迹則假滅雙林逃形在微塵刹界

此是據佛事實而形容老賊之情狀也謂在雙林之地託名假死以掩其迹又逃其形在微塵刹界使人莫得擒捉也然佛雖善逃善掩天地如烘爐日月如明鏡彼在中問終是不能逃得一步止落了一箇賊害天下之物

五十年談許多非言三教中頭一箇說客

佛說法不足五十年言五十者舉成數也其間如棄絕父母之言爲非孝背叛聖人之言爲非法如天上地下惟我爲尊之言爲非天地如耳目口鼻身意六賊之言爲非人總之皆非言也三教者世俗以儒宗孔子道宗老

子桑門宗釋迦爲三教我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躬行六德六行六藝非徒以口說者而且爲天地肖子爲衆生父母至親也不可言客即老子玄牝守雌微異吾儒然孔子稱其猶龍老子習於禮曰言以道治世其鬼不靈則亦非徒逞口說者況當時爲周柱下史亦中國人臣也生於苦縣亦中國人子也凡天下李姓皆祖之亦中國人父也不可謂之客飛霞紫氣之說乃後世道家者流妄托耳惟釋迦空天地空萬物亦空其身全無一裝行實尋事口說生於伽毘羅國行於天竺國與中國全無干涉真是箇客且空天地則天地幸蝕之客氣空萬物則萬物游寓之客忤自空其身則此身追命之

客鬼說客二字確乎不可易矣然說客又坐之以頭一箇者何也如儒之莊列儀秦道之五利靈素釋之佛圖澄鳩摩羅什或以口說或以筆說皆說客也而不若釋迦爲最

普天下畫影圖形至今捉你不得

賊與帝王勢不兩立有賊則帝王之教化不行宇宙之民物不安宜急急捉者故遍天下畫爲影象圖爲形召毬毛跣足明是老賊之狀破額裸身明是老賊之體閉目趺坐明是老賊奸爲伏逸之態亦易知易見可一索而速擒者乃至今捉之不得則中國之禍何時巳乎人民何辜遭此土偶作祟太祖獨曰吾將畫影圖形以

捉之也。是大聰明大手段。故末二句果然捉住。

呵呵呵沒得說眉毛不離眼上橫兩耳依然左右側

此一段便是鼻捉住佛處、呵呵大笑聲也。佛全憑

口說。而今笑你將何說乎。你眉毛依然在眼上橫着、你

何不空此眉。兩耳依然在左右長着、你何不空此耳。蓋

五官百骸是開闢來有的、五倫百行是盡人外不了的。

佛空父子、必是空桑頑石生的、然後可。然縱生自空桑

頑石、而空者猶是桑、頑者猶是石、豈是空的。空君臣、則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地是天子的父母、四彝是天子

的手足。佛若說空、則上不得天、入不的地、逃不得山林、

逃不得外國。佛將安之。空兄弟朋友、而又廣度生徒、是

去絆而戴枷了。豈止不能空乎空。夫婦以絕生生之道。而自已卻欲結舍利子以長存。誰還說是空的。太祖指其易見處就眉與耳言之。而老賊情狀畢露。伎倆盡窮。束手就擒矣。居高祖沙汰一勅以後。錄捉賊之功。太祖其首乎。

毀念佛堂議

東鹿張鼎彝號東巖

元藏拙草茅、素不慣交顯達、一時君子葢多其人、苦愚陋無由知、以彝父遊遼左、耿節叩號無門不入奉天、少京兆東鹿張先生爲吾友尚夫兄、且憐苦子、爲頒布報帖所屬、是以得侍坐側、聞此議也、謹錄爲嚶求助、

甲子張子奉　簡命督學奉天、既抵瀋、適通志成、大京兆以其稿屬爲讐校、見其誌祠祀、錄北關有日念佛堂者、喟然曰、風俗之不淑、民無禮也、人心之不正、上無教也、子輿氏曰、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堯之所以治民者何也、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蚩蚩者氓、日

用飲食曉然於三綱五常而不敢於邪慝斯已矣錦州爲我　朝龍興地　太祖　太宗暨　世祖皆嘗以堯舜之治治之者也今　上命吾儕來伊茲土固將曰爾受茲嘉師應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以無負我二三城堯舜之民也錦民者竟羣然以念佛爲業而又肆然鳩工庀材而樹之堂而又巍然峙於都會之衢而又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夫天下後世所謂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固如是耶余竊以爲懼爰召太守其君而議曰盍毀諸辭曰錦民之習於是也衆且匪伊朝夕矣仍之便于瞿然曰佛法至漢明始入中國迄今千餘年西方聖人之名遍海澨凡名山大川靡不有琳宮貝闕以供香

火然聖君賢相雖未能盡去髡髮之侶斷未有等釋氏於二帝三王之道廸萬世以祈雍熙者也即蕭瑀王欽若之徒爲聖君賢相所不齒亦不敢播爲令甲以合掌當空開門誦經之事號名乎寰區也甚而至於佛圖澄之佐石勒姚廣孝之佐成祖身本緇衣而得君行政奏底定之勳宜以其術易天下矣卒亦未敢擴一言於制治之書俾有室有家者胥率彼天竺教作六時梵誦也于太守當堯舜在御而乃使錫之民羣然以念佛爲業肆然爲工庀材而樹之堂巍然峙都會之衢煌然登諸通誌以昭示天下後世爲蕭王佛姚所不爲將何以無負嘉師而對揚天子之休命至不膈于非義而該諸衆且久則甚矣于太守之飾也

聞之義州鄉俗故重佛老及諸不經之神有毀閭先生者製祀外神文祝而悉焚之一時翕然無或梗焉者夫義之民衆矣其俗亦非一日矣醫閭不過一謝病鄉先生耳非其有責也非其有權也乃毅然行之而義州人無敢梗焉者豈有他歟躬行以導之積誠以動之坦白洞達以曉之雖甚頑愚固無不可格之民也予太守保釐東郊民之表也誠破其飾而振其誘何畏乎徒之繁而淫於俗者之深且久哉若念錦土瘠凉其材或可惜則錦鄉有遼右書院爲明樊介福直指所建借其地而復之集郡之俊秀實其中而課之以白鹿洞之規條救俗育才均有賴焉其誰曰不宜惟予太守勉旃弗應默然而退嗟乎義錦屬也醫閭

先生之子若孫猶有存者寧無聞之而齒冷

闢念佛堂說

京兆方搆前議未成稿予適入衙懽然詔予曰闢異端渾然素志也念佛堂之設最爲不經盍爲我闢之予退草此以進

昔者聖人之治天下也惟務生人其生人也務厚人之所以生故父子人之相生也者教之孝慈兄弟人之同生者教之友恭夫婦人之從生者教之義順君臣朋友維人之生者教之令共與信恐人之未必克盡於是教也爲之立學校以宣行藝鳴鞞鐸以警道路導之也爲之法度藏諸王府律令懸之象魏示之也人教者賞於祖出教者刑於

社令民知所趨避也聖人之公卿百執事以及州牧里師咸奉是以勤其職聖人亦以是上下其績此二帝三王之治之所以隆而風俗之所以美爲繼天立極之化也降及秦漢漢治雖不古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凡天下之爲生者未之有改也自漢明帝乃西迎以死敎天下之妖鬼入我天朝其號曰佛曰五蘊皆空是死其心及諸臟腑也以耳目口鼻爲賊是死其身形也萬象皆空是並死山川草木禽魚也推其道易天下男僧女尼人道盡息天地何依是並死世界宇宙也舉振古來十百聖人所以生天下之道法盡夷滅之舉千萬載生民所以相生從生同生維生者盡斬斷之然人君迎之親千奉之歷代風靡寺庵遂

遍天下。仁人君子望清涼臺。未嘗不痛心疾首也。然寺庵雖儼然立。僧尼雖公然行。而都鄙不寺不庵之地。閭閻不僧不尼之人。猶未有異名別號以倡邪說者。迨紅巾白蓮、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衆。種種異名。旋禁旋出。至今日若皇天若九門十門等會。莫可窮詰。家有不梵刹之寺庵。人成不削髮之僧尼。宅不奉無父無君之妖鬼者。鮮矣。戶不誦無父無君之邪號者。鮮矣。風俗之壞。於此爲極。猶幸

國朝嚴擅建庵觀寺廟私度僧尼之禁。凌遲無生老母。屠夷新河妖人。煌煌顯律。凜凜王章。愚民猶有不辨邪正。不畏生死。相聚念佛者。仁人君子。所以聽佛聲。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愚民何知。妄謂念佛可以致福免禍

耳殊不思福者何子孫昌家業富之謂也禍者何絕子孫無家業之謂也彼佛者有子孫耶有家業耶佛已無福念之其可以致福耶佛已大禍念之其可以免禍耶況天地鬼神昭昭在上不可以僞言欺苟不實踐忠孝篤行仁義即口稱忠臣孝子之名日誦大仁大義之語天地鬼神必且靳之福而降之禍況口稱不忠不孝之非鬼日誦賊仁殘義之邪言天地鬼神其不益怒而加禍耶以念佛求福愚且妄矣念佛已愚且妄況聚爲羣社立之室堂公然建之城市聞之官長其干法壞俗又何等耶是又愚之愚妄之妄者矣今錦州府誌有云念佛堂者世未前聞官吏非徒不之禁而且願登之記載以長邪俗污典冊奈何不知

聖人生天下之教而忍於助死天下之教也仁人君子所以關錦府祠祀記未嘗不痛心疾首淫淫淚下也噫

擬論錦屬更念佛堂

既呈前說京兆遂出所議示予予曰經世之文也然竊念議之闕之不若直行文吏之遂草此進

嗚呼錦守天生蒼赤爰賦恒性叙為五典盡為百善順之吉逆之凶殄其彝之鮮不殄滅越自東漢皇天降割於我時夏使西番妖法入惑我黔首五典咸墮百善俱廢忍絕天性謬託慈悲苦戾人情妄稱極樂沙門輩復敢恣為幻誕創為十王陰獄諸危酷恐慄我赤子謂呼乃佛號立致種種福立脫種種難嗚呼惟德動天非修善克允福弗倖

邀非改過克允禍弗苟免舉巳而致斯民嚮不易從始逝
是非幾反榮辱終至不畏刑戮生死是以呼佛成俗敢營
堂城市罔知禁忌嗚呼錦守小人何知惟君子忘思小人
何識惟君子耳目素廸不勤素戒不餙今復顯登之誌冊
以翼邪俗嗚呼予茲懼上干　天子降罰傳譏於後世嗚
呼錦守易乃風俗是責吾儕其罷堂中所有更區額曰鄉
約所仰承　天子制選老成德望朔望講讀　聖諭訓正
斯民無俾終惡嗚呼予聞茲土醫巫閭先生賀子欽易諸
佛刹爲書院講朱考亭白鹿洞規敎俗明季當日士夫齊
民胥安從之罔有異剏予暨汝實尸名位孰與鄉先生反
掌丕變信無極無俾誌冊比觀取羞貿貿易旃錦守易一

將羞作千古美錦守鼎廟